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一人之禀也則有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

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一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

踈觀造化之原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踈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説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明而行之存乎人

聖賢體道經世

道統之傳萬世可考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天地君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合乎太極

得統於堯

氣凝而爲形魂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

禹之得統於舜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武周得統於文王

孔子得統於周公

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天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此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

孟子得統於子思

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

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

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甞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宗統之傳有自來

中天地爲綱常之主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

提綱啓鑰

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

再闢渾淪

周召又相與[illegible]綸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 王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

集諸儒之大成

洙泗濂洛之淵源

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

朱子與太極為一

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

朱子合伊洛之正傳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傳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朱子集大成以定萬世法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由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一聖三賢更相授受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朱儒以主張斯文為已任

道統之傳始於此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皐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朱子集周程之大義

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聖人天地之用　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　聖人心無喜怒　聖人德無不盛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　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聖人忘己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同

聖人猶化工

賢人猶巧工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言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貧

賢者守義安命

聖人未嘗有知

聖人無私無我

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

聖人之分

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

聖人憂世和樂之心

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

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

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

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聖人無求仕之義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

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

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

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

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馬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曾子父子相反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一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

思孟之傳得其宗

曾子獨得其傳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
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
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
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
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
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得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

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
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
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
下絶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
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
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
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
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
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
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孟子精通於易

楊子善論孟子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人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愿慤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牟制產本末

齊宣王有好善之資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邪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孔孟自任以道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曾衞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曾子之道日益光大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

顔子得聖人之道

孟子有功於道

不辨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顔子亦未達一間耳顔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顔子○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顔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已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顔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顔子具体顧徽

孟軻氏提世大綱

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歸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

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

孟子以身任道

分庭抗礼

壁立萬仞

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

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顔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顔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晃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畢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

孟子之功與禹稷並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

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顔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巳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常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

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强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

聖人德無不備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

然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顏子之量無涯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之其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鳳凰翔於千仞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胷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猶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

言偃豪傑之士

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後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其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

閔子與曾子並稱

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大尾

吟風[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
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賛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村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

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

孔孟之意復明

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故其所養內克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

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

周子發明易道之蘊

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㫚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

曰鬼神曰義利綱條處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
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
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
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
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
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
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
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
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
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

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慨然有求道之志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

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

所過者化

先生真學者之師

懐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

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
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
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
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
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
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
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

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義矣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欲常見造物生意

欲觀萬物自得意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栝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敎人悴然王道天下英材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務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大肼甚迹胡奪之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
西矣天下懐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堯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恁地動弾流轉○賛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
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
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

程頤聖世之逸民

程顥聖代之真儒

動遵礼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閲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 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隨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先生心存誠敬

邵氏伯温曰 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 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聖人之道垂訓萬世

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兼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脩身行法規矩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士學宜師孔孟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毋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會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

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决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輙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以下

總論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

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禹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

二程功比孔孟

曰伊川不過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
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
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
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
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
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

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

明道伊川造德各異

辨之者○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

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

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道理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

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
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
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
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
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
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
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一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

自謂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

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叅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
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
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
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二程充養之至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
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

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著如月所睹纖徵盡識之矣考索至此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厚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名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敎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儒者自有名教

吾道自足

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子厚學成德尊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横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説周易聽從甚衆

二程深明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省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乱况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礼爲先其恐

謂之礼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稱停當礼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礼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横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嗟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横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擧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

張程猶夷尹之於孔子

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長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先生以道自任

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

內聖外王之道

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眞風流人豪

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
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
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
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
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
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

晦菴此言見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

心得覓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
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過直處不下工夫便
差却問何故却不着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
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
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
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
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

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
多事邵郎黙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
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
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
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
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康節道無常師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崏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

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

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

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乎夷渾大不見圭角其
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
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
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
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
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
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
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

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當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

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董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眞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

○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意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

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箇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康節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

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賛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性理大方書卷三十九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
之學大抵支離某甞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
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旣絕力小
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
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
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
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吾道有望

自是不能已○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
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
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
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
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
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
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
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

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大中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尹稱游

定夫師門見稱

讀書過目成誦

定夫德宇睟然問一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著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

觀二人氣象相似

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

爲學之本主於忠信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敎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依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矦師聖安於羈苦守

吾道南矣

楊謝二君長進

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

策問不對而出

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名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名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

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寛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熈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

記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

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與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

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
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
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
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
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
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
收殺包楊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
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曰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
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
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

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
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
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
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相
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
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

為己為人之分

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
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
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
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
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
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
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
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
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
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〇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
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

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
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
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
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
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
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
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
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旣不在如何不觀又
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録是學者所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曰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

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

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

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録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及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録○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

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是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

者自禮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信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呂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傷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常見震澤記善

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

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瞱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眞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巳自用今觀

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别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

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巳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巳之難也程荷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録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

篤信好學至老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智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

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
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髫齔即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業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
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
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illegible]日加重而無文戲
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
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嘗曰堯舜
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適若異端則

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巳○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巳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

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
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彦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
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
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
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

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
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
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
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
不可以不考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

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
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
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
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
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
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
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
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

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

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二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祖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胷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

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淸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
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
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
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
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黄太史稱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自然之中有成法

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

愿字如氷壺秋月

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

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
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
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
人呌一人呌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呌之
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
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
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
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
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
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

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
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
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
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
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
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
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
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

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

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覩覩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静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静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静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静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盖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

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求豈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

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凛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
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
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
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
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殁孰云非天熹
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
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
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泰山朝榮秋堂夜空郎焉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呂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纔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决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字康侯諡文定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字仁仲號五峰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

胡康矦如松栢挺然獨秀

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矦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矦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潁昌靳裁

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

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

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

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

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

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

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

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

致堂豪傑之士

見其數孟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麽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体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

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閒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黄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

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

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

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兒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

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黄直卿言五峯説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甞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

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

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

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

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嘗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幷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

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說得無著落五峰便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覩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体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序五峰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

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㽦自丱歲服
膺文定公之敎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
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
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
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
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菴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憙憙眞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凛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

道之正統在是

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

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

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

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談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闡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

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
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
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
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
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
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
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
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
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
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
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

夷虜亦慕其道

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請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

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天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

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矣原其所以臻斯閾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黒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麄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追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係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妙得聖人之本旨

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定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奥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

學者之飲食裘葛

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凈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

綱目為史家之矩範

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擭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鶩於該洽者

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剖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

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

有哉夥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躐躒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已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淩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

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

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先生道巍德尊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淸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淸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

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

萬世之標準以定

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明瑩無杳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

之不齊而又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間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道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

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痾之卽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别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歆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

聖門講學之樞要

帝王經世之規
聖賢新民之學

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内羣獻之精藴百家之畧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

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

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

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
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
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
之醇愨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旣皆不
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
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
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
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
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
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輒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

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

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

里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賛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曰賓三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別至
方漸漸說由來乃云昔原於伯恭也○黃先生像
時不曾見得其說他死後諸門人於此等議論
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
日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